

## 再见吧 防盗锁

□ 王妙瑞

家里的烘漆铁皮防盗门，配坚固的防盗锁，25年来保平安。锁还有七成新，估计再用25年没问题。

我对门锁有独特的记忆。上世纪40年代，父母从浙江黄岩来上海谋生，无居舍落脚，在马路上睡过三月，后来在周家嘴路海门路口街面，父母在两层楼的低矮平房中安了家。听母亲说门上没有装锁，用一根插销代替。睡过马路的人是无产者，的确不需要门锁。

我上小学前，家里有了5口人。住房太小了，父亲在相隔五六百米远的三多里找到了一块空地，搭起了一间十六七平方米的房子，居然得到街道房管所认账，派出所也发了户口簿。我家自建的“土房子”，是弄堂里没有门锁的家。也许父母当时这样想，家里无值钱的东西，有啥好担心的。再说一把新门锁要好几块钱。过去的钱值钱，母亲当家历来节俭，一分钱也要分成两半花，自然舍不得买门锁。记得那时我家门环上系绳子当锁，可说

是最原始的“防盗锁”，小偷一看就明白呢。所以我家其实比有锁的人家还安全。

后来撑船的娘舅，把母亲的陪嫁，一只雕花木箱送到了上海家里，一把插箱子的铜锁当了门锁，但此锁也是装样子而已，并不牢靠。再后来，父亲在唐山路五金商店，几角钱买了一把挂锁代替门锁。房门上装司必灵锁是很晚的事情了。附近安国路上有不少旧货摊，父亲淘了一把成色较新的廉价旧锁，配了几把钥匙回家，从此我家有了一把名副其实的旧门锁。

我是家里第一个用上好门锁的人。2000年我五十岁，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，那扇木门做工考究，中间夹了一层薄铁板安全性很高，但装修时拆下不要了，换了一扇铁质美观的防盗门。我对房门的名称一直不喜欢，好像我们生活的都市盗贼遍地似的，也无人纠正一直叫到现在。换了防盗门，必配防盗锁。住了这么多年，生活的安全感是满意的。原本以为防盗锁可陪伴我终身了。想不到一种全

新的智能锁面世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最神奇的是开门不用传统的钥匙了！

大楼里不少邻居开始了二次装修，不到10户的人家换了智能锁。还有60余户业主会陆续装修的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看了邻居的智能锁示范，我连声叫好。三千多元一把锁价钱有点贵，但它的便捷和安全程度远胜防盗锁。何必要在装修时安装智能锁呢，先享受起来不好吗？我立马下单，第二天快递送货上门，第三天师傅来安装，一个半小时搞定。经师傅指导操作，2分钟学会了。从此我再无钥匙牵挂，进出房门自由自在，手机和智能锁联网，好比有无形门卫看家。今年国庆外出，我用手机了解门锁情况一目了然，如遇突发情况它会自动报警。回家时无须扫描脸部，智能锁语音提示门锁已开，我双手拎着东西轻松进了门。

装上智能锁，意味着我的全新生活开始了。而这仅是起步，AI来敲门，今后数字社会的梦幻生活会让人有不断惊喜。

□ 朱效来

郑钦文当下很火，不由得想起自己去年与她的一次邂逅。

去年年末的一天，我在一家酒店的健身房锻炼，快结束的时候，走进来几位运动员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位特别眼熟——郑钦文！我认出她来了。

她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，在跑步机上走了几十分钟之后，又在椭圆机上练习了一会儿，她还拿着一个大圆球跨步跳、单双腿平衡辅助跳跃等等。当时，她正处休假期间，所以当天运动量并不大。锻炼结束后，我与她简单交谈了一下，她说：“明年我的比赛任务十分繁重，四大满贯赛事，尤其是夏天的巴黎奥运会我都要参加，所以今年的冬训，我要多储备一些体能……”我送她出健身房，冒昧地提出想与她合影的请求，她说：“照相吗？可以。”我连忙请一旁的服务生帮忙，简易的手机，拍得非常传神，我把照片给她看，她微笑着微微点头。

闲聊时，她见我对她满满鼓鼓的网球包很感兴趣，便说：“你很想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？”说完拉开拉链，首先拿出5至6把网球拍，这是每一个网球运动员上场比赛的标配，然后又拿出两双球鞋，一双是比赛时备用的，另一双是通常走路时用。接着又拿出帽子、比赛服，一个防滑器是用在球拍拍握把处，一个减震器平时训练时用得上，一盒网球拍线，通常参加两次比赛都会用完的，一个筋膜球是肌肉放松用，一副耳机通常是比赛前听音乐用，还有一些书籍，我看了下，大都是励志的作品，而挂在包包外的小挂件，是她在欧洲小镇上买的小玩意。

2024年是郑钦文硕果累累的一年，从年初闯入澳网决赛，到七月份夺得巴黎奥运会冠军，再至年终总决赛摘下亚军，并进入世界前五名。如今她已经是世界女子网坛金字塔顶端的尖子选手了，按照如今的势头和状态，未来冲击大满贯指日可待。依旧记得那天她在健身房里与我说过：“如果将来我成功了，商业价值大幅提升，广告、代言会像雪片似飞来，但我依然清醒，我就是个网球运动员，平日里，我不是训练、比赛，就是在去训练、比赛的路上。”

中国女子网坛，前有李娜，今有郑钦文，相信她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。

在现场

邂逅郑钦文

## 忆往昔 青春的“红与黑”

□ 张骏麟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怀着一腔热血奔赴黑土地插队，留下了一段青春的“红与黑”印记。

当年我们所在的一连北临黑龙江畔，南傍一马平川的大地。指导员王文洲参加过塔山阻击战，全班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坚守阵地，一只眼睛被敌人子弹打瞎了。我们围着火炉吃“扒园西瓜”（秋天最后一批西瓜），听他讲战斗故事，可以说这是我人生接受的第一次红色教育。

我们从上海来到农场正值秋天。5公里地外的山上盛产野木耳。有经验的老职工带着我们上山采摘，身上被齐腰高的草打湿了，山沟里的树干上长满了黑乎乎的黑木耳。采完一根一人高的树干上木耳，要花十来分钟时间。采摘过程中，老职工不时大声吆喝，声音回荡在山谷里，目的是吓跑黑熊等野兽，也能防止有人在林中迷了路，可循声找到连队的人。大家带去的布袋装满了木耳而归。我第一次开了眼界，知道上海南货店里买的黑木耳是这样生长出来的。

进入冬天，老职工徐玉亭班长，带领我们步行3公里去挖井。冻土层有50厘米厚，打了炮眼，埋上炸药，电闸一按，冻土被炸得像麻雀似的，黑乎乎一片飞落到百米远。土挖至25米深终于见水了，然后用木板拼成六边形的井壁，虽然过程太艰苦，但喝上自己动手打出来的井水毕竟很开心。

春天来了，绿了农场。解冻的三八河里鱼儿穿梭。在农场药库工作的广西知青小廖，星期天约我去捉鱼，采取土办法，自带淌网，一头固定在岸边，另一头划小船到河中间，用长树枝把网固定好。过了一个时辰收网，好

多鲫鱼扎在网眼里，小廖分了一脸盆鱼给我。回到连队炊事班烧了红烧鱼，开饭时大家乐坏了。如此简单的捕鱼比挖井轻松多了，黑土地也可赛江南啊。

当年离开上海，母亲在我的木箱里装了50斤大米。过节时女知青想家，哭了起来。我把大米拿到炊事班，烧了两顿米饭，熟悉的饭香缓解了大家思念之苦。尚连长记住了这件事。一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吃便饭，特意烧了“小鸡炖蘑菇”，给我盛了满满一碗，我喝了一口汤真鲜啊！又喝了苞米酒，竟辣出了泪水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这顿饭是尚连长对我的特别奖励。

那一年连长病得很重，我从上海乘飞机赶到东北去看望，他躺在床上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流下了眼泪。尚连长去世多年了，我一直把他的照片珍藏在相册里纪念他。



乐坚 (纸本水墨)

火岩作

## 闲时光 杀年猪

□ 袁山

昔日，井冈山农家每年都会养上一两口猪。

早先农家穷，设法以低成本养猪，“撬”草俚，拔野菜。春夏季节，近水者以水草、浮莲、浮萍为饲料；近山者，以嫩茅叶、山芦根为饲料。冬季，万物凋零，以各种干藤、干茎叶辅以瓜类、薯类、糟糠、泔水喂养。通常要喂一年半左右才能出栏宰杀，由于不允许交易，各家都会在冬至以后杀猪，俗称杀年猪。

冬至时节气温低，这时腌肉不容易坏。井冈山农家煮饭炒菜用的是柴火灶，柴火灶的灶门下方有一个火塘，冬

至后雨雪多，人们不能外出干活时就在火塘旁烤火，腌好的肉就挂在火塘上方，这样不用人专门去照管它，腌好的肉慢慢被熏干。

说起杀猪，我忆起一件事：我发现所有农村杀猪的场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“秘密”：在屠夫捅刀的时候，围观的人个个都把双手背到身后。后来经悄悄打听才得知，原来这里面有一个传说，但被老表“当真”了。传说猪被杀死后，到阎王殿告状，告那些围观的人见死不救，阎王就把那些围观的人传去，问为什么不救，围观的人回答：当时我们的双手被捆绑住了，想救也救不了呀！阎王听了此话，又看了现场录像，只好放

人了。

猪杀好后，师傅按主人家的要求把要腌熏的猪肉切割好，再卖一部分给当年不杀猪的人家，剩下留着送亲戚和中午吃“脑子肉”时用。杀年猪会请吃“脑子肉”，所有亲戚朋友应邀而至。“脑子肉”是井冈山人以猪肉制成美味的经典菜肴，用猪身上的“八宝”即猪脑子、前夹肉、肝、心、肺、小肠、脾脏、肥肉煎油烹饪而成，浓郁美味，闻名遐迩。

下午，家里主人把切成大块条状的猪肉、猪耳朵和猪肝、猪肚、猪大肠等要腌的东西收拾好、洗干净，用盐腌好。不同部位要腌的时间不一，及时挂在灶门上方去熏。杀了猪的人家，猪耳朵和猪肝、猪肚、猪大肠等猪肉内脏是一定要腌熏的，因为正月请村子里新姑丈、新亲家喝酒时，这几样是少不了的面子菜。